

今年是徐汇区业余大学建校六十周年。将近四十年前，在徐汇区业余大学华山校区和大木桥路校区的门楣及校牌下，曾经集聚着我们这一批追求知识，怀揣人文情怀，不甘在文化浩劫下沉沦的年轻人。夜幕降临时我们或坐公交，或骑老坦克自行车，大到课程结束走出校门已是九点以后，抬头望去，正有街市路俱黑、夜校火独明的感慨。当年的校舍虽然简陋，但是课程序列并不因陋就简，学校开的科目有系统性，老师的讲课也是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。尽管从徐汇业大毕业后，我又在华东、华理工、同济大学求过学，可是徐汇业大终究是我进入高等教育的第一站。

至今依稀还能记得现代文学老师给我们开讲现代文学史，从鲁郭茅、巴老曹的作品开始再延伸到郁达夫的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《沉沦》，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直至萧红、萧军等。尤其是讲到才女萧红的身世时，老师朗读了萧红临终之际在香港留下的哀婉之词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，半生尽遭白眼冷遇……身先死，不甘，不甘”，记忆及此，老师那击节而叹的语调还萦绕耳旁。至于那“半部红楼”指的是萧红想续写自己的得意之作《呼兰河传》第二部的，还要写她心里向往的赤都延安，那个“别人”又是指谁？老师只是诡谲一笑，让我们去研究文学史寻找答案。这种循循善诱、欲说还休的教学，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，又引导我们去课外阅读。

《形式逻辑》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科，在当年于我们还是一门全新而陌生的课程。概念、判断、推理，概念的周延、不周延，全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、特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，以及三段论推理中的必要条件、充分条件、充要条件等等，尽管老师讲得不厌其烦，可一开始还是把我们绕晕了。在反复的解说和操练

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思维严密训练的启蒙。等到课程完毕，我不仅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在单位里的青年学习活动中现炒现卖，经过学进去吐出来的这个过程，进一步加深了对这门学科的理解。接触这门学科之际恰逢一个好辩的时代，大会小会你辩我答，少不了

类似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，这时候就不乏嘴嘴皮子的机会。初识文理的半瓶子醋又遇上了年少气盛，语锋凌厉之余，自以为体会到了所谓逻辑的力量。到今日想当年，无不留恋往昔一往无前的好辩，而又更享受今日“欲辩已忘言”的通达。

中文专业里语法是基础，我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，在家里批改学生作业时我就凑上去看，这时她就出题让我改语法病句，耳濡目染下我自小就对语法有兴趣。记得学校卢老师给我们上的现代汉语语法课，老先生一进教室就一本正经地说，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，言语中启发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人

生自觉。他从许慎的说文解字讲起，讲了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六大造字法，让我们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。给我们讲了现代汉语部

汉语语法又过于迁就约定俗成，以至于有人以为语法不必太较真，甚至有人提议可以取消汉语语法课了。如果再说到风行于网络的流行语被过分追捧，更使我们这些当年自以为下功夫学过语法的人有些许失落之感。

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，全日制大学生已成为主体力量，但业余大学在那特殊时代的光辉历史是不会被人遗忘且难以复制的。在我们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者曾对我说，你们在特殊时代挣扎出来的自豪感，而无自夸自傲之心，在困境中有夹缝求生之智，而无投机取巧之诈，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努力做好自己，不失做人的本分。

抚今追昔，我感恩业大老师当年给我们知识的阳光雨露，感恩同学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之情……



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句，看似寻常写景，其实亦是以暗喻写心情。心胸为思念之情充满正如“雨涨秋池”一般。此正所谓不尽之意而见于言外。

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诗思、诗情，中外亦或相通。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(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)有一首《爱》：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/可对你却像干涸的泉眼一样/一切都由于你痛苦的沉默/它的残暴胜过死亡。“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”正可与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句互相发明。

七夕会线。画完后，手里捏着笔，坐在画作旁边，脸上的表情像笑里有点尴尬，好像又有点害羞。这副模样，不知是对画的成功满意还是不满意，抑或是怕大人评价他的画？他画车，画得小。怕大人看不懂，画完站起来，不会言语，就用手势动作比划，嘴里发出车行驶的声音，手向前甩动……

一个一岁半的小人，这么会玩，那么神奇！若问这小人是谁？他就是我小外孙苗苗。女儿告诉我，他和外公一样喜欢看书。真的吗？这么小的人？我总是有点怀疑。也许隔代亲吧，也许小外孙的爱好连通了我的血脉。后来看他在普陀公园树林里追逐兔子，嘴巴喊：“Bunny！”一会儿朝东，一会儿朝西。我心里就想，与其说是Bunny吸引了他，倒不如说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Bunny，浑身散发出Bunny的魅力，吸引了我，吸引我们整个老一辈人，享受快乐！

孟夏绿，绿透纸背

桑飞月

一小团孟夏绿吧，试图爆发，试图将生命的色彩涂到最浓，继而热烈又勇敢，什么都不怕。

相比之下，现在的我，当是暮夏的灰绿了吧。仔细想想，我还是孟夏绿，又一个轮回。

三十几岁时，生了病，连续几年住院，检查，打针，手术……似西风凋碧树。那段时间，我最期待的，就是摆脱病魔。最后，虽然出了院，但身体也被掏空，头痛、乏力等后遗症使我很多事都做不了。煎熬中，我开始小心地跑步，断断续续地读书，渐渐地，我像一棵枯树一样，又发出了星星点点的绿。

而今，五年过去了，这五年里，我很用力地活着，

虹口公园对面有一条短短三百米左右的小马路。为什么说它神秘呢？因为它曾是“各路人马”都相中的宝地——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令人望而生畏的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的后门就正对着这条路；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“淞沪警备司令部”的司令员汤恩伯也在此办公，电影《战上海》中那一声“汤司令到”的会议室窗口下正是此路。由于地处战略要害位置，当时这里的几幢洋房和日式连排小洋房住着许多国民党将领，附近500米处的多伦路、山阴路还有“汤公馆”、“白公馆”等豪华别墅。而就在这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，这里还住着许多中共地下党的工作者，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主角原型李白就是在这里的107弄15号生活、工作直至被捕的。

它的名字是黄渡路。这条小小的马路，曾经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啊。曾在延安党中央的收报员秦岩大姐（红军电台创始人王诤中校的夫人）在参加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时对我讲，上海那个发报员的姓名、地址当时连我都不知道，到了黄渡路，我才了解到他那时是战斗在敌人心脏。党中央转移至西柏坡后，当时只有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苏采青在1948年12月30日凌晨收到上海台的三个“V”（同志们，永别了！），70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位发报员，今年4月16日，她在李白故居对我说：“终于找到了，70年来我朝思暮想，对方的这位同志怎样了？来到这里才知道发完报后被捕，英勇牺牲了。我要向这位战友敬礼！”

黄渡路虽短，虽不出名，却见证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、英勇奋斗、抵抗各种反动势力的历史。在这日复一日书写历史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将深深地嵌入历史、构筑历史、影响历史……

今年五一期间，小区的向先生一家自驾游至三清山。孝顺的向先生平时见年逾七旬的父母为省钱而舍不得外出游玩，“逼”着父母一起旅游。意想不到的，其父在爬山时突发心脏病，急送当地医院全力救治，才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已花费了一大笔医药费。其母因哮喘病发作，雇请了当地山民背下山。双亲大人中途如此这般，向先生只得提前结束旅游而打道回府。出于孝心的“孝顺游”变成可怕的“不顺旅”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爬山登高，涉水行走，乃是旅游的一

但依然无法茂盛，无法像香樟一样，变成一大朵人人都看得见的绿。但也不想去抱怨什么，只管做着手边能做的细细碎碎。

周末，我在家中洗被褥，被套洗过后，又觉得春被就这么放起来也不合适。于是拖出一个大盆，将被子扔进去洗，折腾半天，汗如雨下，终于洗好。让先生拖去晒，他说，天啊，我家婆娘厉害得越来越吓人。我得意地笑，很受用，对于这微乎其微的鼓励。

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，只靠这世间琐碎，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。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，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，不管怎样，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。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，不用比，只要努力，那即便是棵小草，也会进出生命中的孟夏绿，绿透纸背的绿。

吴德胜

一条神秘的小马路

夏天是你的洗礼，你陶醉地让人们张大了双眸；秋天是你的华章，你优雅地让人们打开了歌谱；冬天是你的仪式，你自豪地让人们送来了祝福。

日出苏州河绿雨落梧桐，红花笑春风。一江忘情水，踏浪共潮生。上海上海东风劲吹百花开，万紫千红春自来。勇立潮头抒壮志，高歌引领新时代。

因人制宜孝顺游杨建明

度强消耗的旅游运动，对于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，倘若也要他们无条件地配合子女们好意，来一个为博得“孝顺”美名而出游，那就有个显得勉为其难了。

老人也需要各种旅游活动，但一定要因人制宜，绝不能一味为了“孝顺”而让他们随着小辈们一起强行旅游，谨记，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身体“评估”，量力而行。

养育

七夕会

夜光杯

花灯